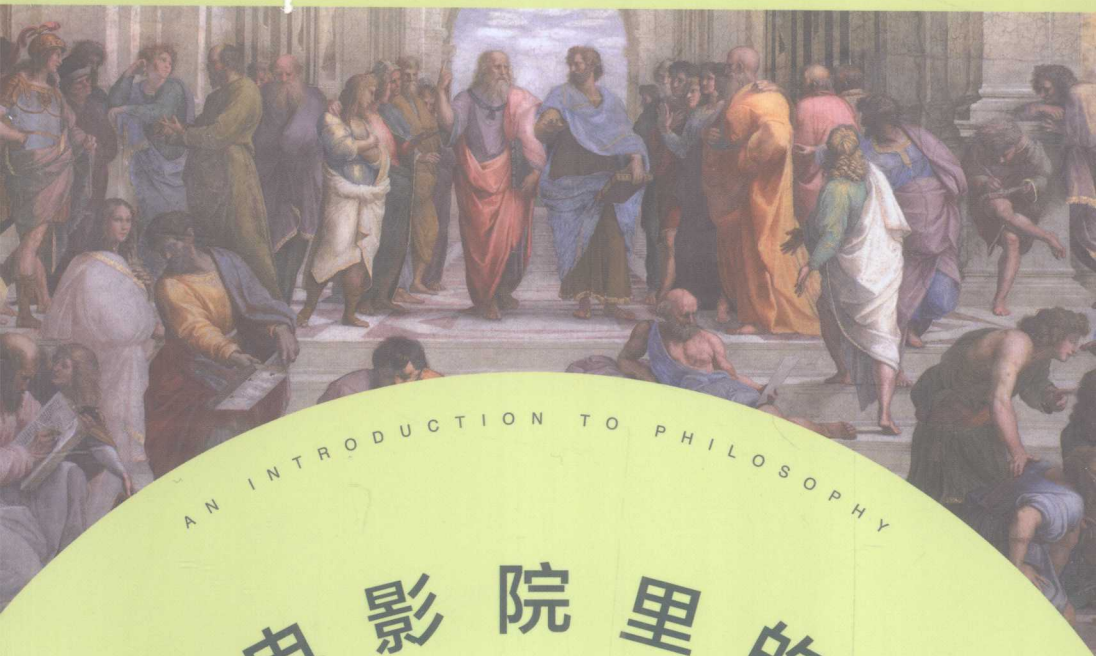


CHRISTOPHER FALZON

PHILOSOPHY

GOES TO THE MOVIE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电影院里的 哲学课

[英] 克里斯托弗·法尔宗 著 汪强、张琳、洪漫 译



PHILOSOPHY
GOES TO THE MOVIES

电影院里的哲学课

[英] 克里斯托弗·法尔宗 著
汪强、张琳、洪漫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影院里的哲学课 / (英) 克里斯托弗·法尔宗著；汪强，张琳，洪漫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Philosophy Goes to the Movies
ISBN 978-7-5166-2791-4

I. ①电… II. ①克… ②汪… ③张… ④洪…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94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7845

Philosophy Goes to the Movies (2nd edition, ISBN: 0-415-35726-8)
by Christopher Falzon
Copyright © 2007 by Christopher Falz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新华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电影院里的哲学课

作 者：[英]克里斯托弗·法尔宗 译 者：汪 强 张 琳 洪 漫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王金英 封面设计：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 × 230mm
印 张：14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791-4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导 言

作为一本哲学入门读物，本书从电影角度阐释、讨论哲学理念和主题，旨在通过电影向读者介绍哲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探讨的理念和观点，以及有关认知、自我、伦理及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哲学问题。电影代表着一种集体视觉记忆，可以说是一种大型影像库，我们可以借助电影来阐释、讨论诸多哲学理念和观点。

哲学与电影

一开始，可能有人会问，电影往往通过“行为和表象”，而非“反思和辩论”，展示其想要表达的东西，如何能用以阐明哲学理念和观点呢？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是朴素的、技术性的，它关注的是抽象问题和普遍原理，与电影里描绘的具体、直接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哲学本身也促使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研究哲学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视觉影像存有偏见。哲学家一般认为，视觉影像是一种较为原始或幼稚的思维形式，与概念性理解的朴素世界相去甚远，它仅适用于无法使用复杂表达方式的人。从本质上说，影像被认为是具体的、个别的，而哲学内容是抽象的、普遍的。这种偏见在哲学界源远流长，最早可能要追溯到希腊哲

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论”。他以虚构的手法，将尚未受到哲学启迪的人描绘成囚徒。这些囚徒的自由受到限制，只能在洞穴里看到眼前墙壁上的影子，因此把影子当成现实。柏拉图认为，我们只有逃出洞穴，走到阳光底下，看见真实的物体，才能称之为哲学启蒙。柏拉图断言，通过感性经验，我们只能看到影子、幻象和微不足道的表象。要想掌握现实的本性，完成哲学的固有任务，我们必须摆脱对感性经验的依赖，只用理性的态度去思考。

表面上看，柏拉图的“洞穴论”认为视觉影像并非哲学启蒙之道，看似是对视觉影像的严重偏见。而如果我们想一下电影院的场景，情况似乎更加不容乐观，因为电影院恰好令人想起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在电影院里，我们同样处于一个黑暗的空间里，呆呆地看着不属于真实世界的影像。因此，作为电影观众，我们似乎与柏拉图眼中的囚徒并无二致，而电影好像对理解哲学毫无帮助。电影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躲避哲学的地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就曾躲在英国剑桥的电影院里看西部牛仔片。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在我们离开电影院之后，哲学才会开始。哲学和电影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解读柏拉图的“洞穴论”。在“洞穴论”中，柏拉图本人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image）融入他的哲学论述中，以阐明他自己的立场、传递他想表达的东西。柏拉图使用的影像并非我们在开始讨论哲学问题时必须要回避的假象或单纯的表象。相反，这种影像在柏拉图的哲学论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柏拉图清楚地阐明了其立场，因此，影像是理解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一个途径。

借助影像阐释哲学立场和观点并非柏拉图独有的做法。尽管柏拉图这种蔑视影像的倾向在哲学家们的“官方”表态中依然可见，但他们常常依靠大量引人注目的影像和虚构的场景来阐释立场、提出问题或构建讨论基础。哲学内容充满了奇特和不可思议的影像以及类似的虚构成分。粗略地翻阅一下哲学文献，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内容，例如隐形戒指^①、特修斯之船^②、布里丹毛驴效应^③、乌托邦社会等。正如一名当代法国哲学家所说，哲学文献里“有一个足以装饰最枯燥无味的‘哲学史’的形象化世界”。

因此，柏拉图及其后继者时常借助生动的形象的影像来阐释、提出哲学思想。可以这样说，这些影像不仅可以作为例证，而且能够在哲学论证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不仅可以帮助他表明自己是如何看待感性经验以及感性经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它还是一种思想实验，对习惯于依赖感觉的我们提出质疑。换言之，柏拉图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我们从感觉中获得了关于现实的知识，那么你要考虑到，你可能已经陷入柏拉图洞穴式的系统化骗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仅仅依靠感觉来看穿骗局。我们欲获真知，即应超越幻象。洞穴场景还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一开始可能会拒绝接受柏拉图对现实的另一番描述。就像那些生下来就对现实的本质认识不清的囚徒一样，如果有一个逃离洞穴的人回来告诉他们洞外世界的模样，他们一定会无动于衷。长期

① 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借用“隐形戒指”的寓言，柏拉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隐形戒指使别人看不见你，你会偷、欺骗甚至谋杀吗？

② 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

③ 布里丹是大学教授，他的出名主要在于据说他证明了两个相反而又完全平衡的推力下，要随意行动是不可能的。

误解现实的人不会在第一时间接受正确的观念。

总而言之，影像以各种方式在哲学思维中发挥作用。在当代，电影影像也有同样的作用。例如，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电影《华尔街》（奥利弗·斯通 执导）对利己主义和道德观进行哲学讨论。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影像在哲学中的角色，而是影像能够解释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我更在意的不是探究哲学论证过程究竟如何使用电影等影像，而是考虑电影影像是怎样被用来描绘、谈论哲学主题、立场及理念的。因此，我感兴趣的主要内容是电影影像如何阐释哲学、以具体方式捕捉哲学思想的某些层面。这已然超越了单纯解释哲学思想的范畴。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理念、主题及观点存在于实体之中，就是在质疑另一种观点：哲学，远日常生活而近抽象概念和普遍规律。通过这种重要的方式，我们可以使哲学摆脱高高在上的姿态，并向读者说明哲学问题是如何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正是在“使哲学摆脱高高在上的姿态”的精神指引下，这本哲学入门读物才把目光对准电影，因为电影的叙事主要由影像推进。电影中有无数人物、事件以及场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阐述哲学理念、主题以及问题的具体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它们阐明和研究哲学思想。

利用电影探讨哲学可能引起的第二个担忧是，我们不是从哲学角度，而是从电影角度进行论述。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使用电影影像谈论哲学，我们是否有可能会曲解电影，脱离电影本身，把它们简化为纯粹的哲学例证呢？这样做难道不会破坏这些电影的整体性吗？难道不会割断它们与电影背景的联系吗？难道不会导致这些影像与初衷背道而驰吗？是不是应该由专注于电影本身的人对电影进行理论探讨呢？但在我看来，电影是一个信息量丰富的载体，可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本书所采用的方式只不过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电影的角度。最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我们都不会把电影简

化为某些理论立场的依附物。我们会适当考虑到电影本身的纷繁复杂。从来没有人提出，以本书所采用的方式——借电影阐释哲学主题和立场——解读电影影像就要穷尽电影的所有内容。我们显然要根据相关哲学观点的需要来选择和利用电影的某些片段。当然，电影不仅可用于阐释哲学主题，它还有许多其他作用。所谓电影能解释哲学问题，其实指的是电影中某些内容而已。

同时，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假定电影内容与哲学的唯一关联是可以借它来阐释哲学主题，这种观点是否客观？电影仅仅是已有哲学主题的例证吗？某种意义上，电影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哲学吗？视电影为哲学的观念有若干形式。至少，有人认为，电影中含有哲学内容，因为电影会以某种一般性的预设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哲学设想。这种看法似乎完全合理。即使电影采用直观的叙事手法、倾向于在“动作和表象”中论述自身观点，我们也不应由此误以为电影与那些更抽象或更普遍的事物无关。尽管电影似乎具有“给予性”和“自然性”的特点，但电影完全是构想出来的。正因为如此，电影必然会有预设，会利用诸多理念、观念、世界观等，哪怕这些内容不被人熟知，而且其中大部分未经过沉思和自我审视。一部电影究竟具体提出了哪一个哲学设想，可能存在疑问。但一般而言，很难否认电影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出某种哲学设想。

此外，电影能够明确地利用和呈现哲学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电影可以在某些方面与哲学有关。电影可能以特定的哲学家以及这些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为题材，可能改编自有鲜明哲学主题的文学作品，还可能明确涉及哲学理念或立场，因为电影会引用哲学论断、呈现或表达哲学疑问和理念，或以某种形式清晰地提出哲学问题。就这方面来说，关于电影和哲学的最有力观点是，实际上电影本身就在进行某

种哲学思考。比如说，史蒂芬·马尔霍尔^①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他认为，电影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简单工具用于解释哲学家从外获得的观点和论据，也许还可以说它们“自身就在思索和评价那些观点和论据，它们思考的方式与哲学家一样严肃和系统”。这是把电影视作哲学的最有力的一种观点。而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哲学思考，则有待探讨。但至少可以这么说，正如哲学影像可以超越作为解释工具的意义，从而在论证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电影中出现的某些具体场景也可以起到提出一般性的哲学问题的作用。比如说，电影中的系列骗局情节可在电影叙事过程中质疑我们是否能够从感性经验中获得现实知识。

关于把电影视作哲学的观点，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需要重申，无论电影本身可能与哲学主题和内容有何交集，只可能指的是电影的部分内容。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即使是最“哲学”的电影，也有必要继续推动情节发展。其次，即便我们认同哲学可以通过诸多方式进入电影，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电影可以用以阐释哲学主题和立场。电影可以建立在特定的哲学前提之上、描述哲学立场或是提出哲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可用以阐释这些前提、立场或问题。这里要指出的限定条件是，考虑到电影本身能以诸多方式与哲学内容产生交集，因此它们不仅仅提供了哲学内容的例证。在使用电影阐释哲学主题和立场的同时，我们也在揭示电影本身的某些内容，对它们的理性和哲学内容进行说明。

这些想法是否适用于所有电影？可能有人认为，重要的哲学主题和问题仅能在“艺术”电影或“高雅”电影中找到例证。但这么想就

^① Stephen Mulhall，哲学家，牛津新学院研究员。

大错特错了。确实，某些电影的哲学共鸣比其他电影更明显，但各种类型的电影，无论是主流电影还是艺术电影，一样可以阐释、提出或引用哲学问题。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像保罗·范霍文执导的《全面回忆》这样的主流科幻电影就提出了大量有意思的问题，它不仅对个人身份认知提出疑问，还令人思考：究竟哪些事情可以为我们所知？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只要有足够的创造力，就可以把任何电影与哲学扯上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里要指出的一个重点是，有些电影需要更多的创造力才能把它们与哲学联系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电影是被迫为哲学服务的。其他电影与哲学主题的联系更加明显，特别是如果它们本身以某种方式与哲学内容结合在一起。但即使这部电影只是某个哲学主题或立场的例证，情况也是一样。有些电影比其他电影更适合做哲学主题或立场的例证。

哲学的思路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问一个相当明显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也就是说，哲学思维的本质是什么？哲学思路有什么独特之处？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次，正如大多数哲学问题一样，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或没有争议的答案。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开玩笑地回答说，哲学就是大学哲学系教的一切。但即便是这种说法也会引起一些哲学家争论。尽管如此，试图对哲学事业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是有益处的。本书之所以借电影作参考也是在做同样的尝试。

一般认为，哲学探讨的是诸如生命终极意义、“一切事情的真谛”，以及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静下心来细细思考的“大问

题”。例如，这种观点就出现在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巨蟒剧团（Monty Python）主演的《人生七部曲》中，这是泛泛地根据这一主题（生命的意义）拍摄的影片，结构非常松散，直到电影演到一半，生命意义的主题才不那么直接地被提及。到了此时此刻，我们发现自己正在一家餐馆中与另外两名食客在一起。餐馆没有提供食物的选择，而是提供谈话的选择。菜单上的一个选项是哲学，当迈克尔·帕林饰演的用餐者问哲学是什么时，约翰·克立斯饰演的服务员回答道，哲学就是“尝试构建一个可行的假设来解释生命的意义”。帕林希望克立斯“起个头”。于是，克立斯问他们，他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没有！”帕林大声回答道。克立斯没有被吓住，而是对他们说，“纵观历史，有某些男人和女人已经试图找到解答存在之谜的答案——我们称这些人为哲学家。”

哲学，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这种陈词滥调毫无疑问十分流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某些宏大、模糊不清的问题，无疑具有哲学特征。在维姆·文德斯执导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中，就借孩子之口提出了这些问题。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位守护柏林的天使的故事。其中一位天使丹密尔在日记中写道：

当孩子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总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你？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时间从哪里开始？空间又在哪里结束？阳光下的生命难道不是一个梦？我所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难道不是这个世界的外衣吗？魔鬼真的存在吗？是否有人是真的恶魔？为什么现在的我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不存在？为什么现在的我未来某一天将不再是现在的我？

以儿童的口吻提出这些问题完全合情合理。这些问题源自人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好奇心，以及用新鲜视角看世界后产生的惊奇感，这其中没有累积的成见或惯性思维。正如丹密尔接下来在电影中指出的那样，当孩子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他对任何事都没有观点，也没有习惯”。这样的问题在人成年后未必会消失。尽管我们时常受困于习惯、常规以及生活实际需求，但这些探索性的、启发性的问题仍不时困扰我们，使我们心绪不宁。思考哲学的一个方式是，故意从日常习惯和熟悉的常规中抽离出来，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并尝试系统地回答前文所提到的各类问题。

但是，哲学到底是什么？前文只是很模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赋予哲学一些实质内容，也许我们必须确立哲学问题所关注的范畴，从而确定哲学的主题领域。其他各个学科都有明确的主题领域：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和能量，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是历史。那么哲学的主题领域是什么？哲学探讨的话题十分广泛——知识、自我、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等。此外，其他一些意在探索人类本身和世界的学科、思想领域似乎也成了哲学主题，例如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因此，似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哲学主题。但这实际上表明，谈论哲学主题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我们必须再次对有关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思考，想一想是什么使我们对问题的反思具有哲学意味。

确实，哲学反思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能够适用于所有主题，无论是科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还是我们在客观世界里的日常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了前文提到的想法，即当我们不再受困于常规和惯性思维，当我们以新鲜的视角看事物，就

产生了哲学问题。在日常生活和学科研究中，我们通常会按照某种前提，某种基本信念、观念、原则和标准前行。它们代表了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思考、认知和行动的基础。我们一般不会思考或质疑这些前提，而只是当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为了思考和批判性地权衡我们所依赖的信念、原则或设想，也许我们会从眼前的事务中抽身而出，跳脱我们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例如，我们可能会问，我们从经验中累积的关于世界的信念是否可靠，我们耳闻目睹的事情是否真实。至此，我们不再受制于熟悉的思维和行为框架，而是对这些框架本身提出疑问，这是理解哲学反思的一种有效方式。正如杰伊·罗森堡（Jay Rosenberg）所指出的那样，哲学是一门“二阶”学科，它是一种反思形式，在这种反思中，我们思考、澄清、批判性地评估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最基本内涵。

哲学涉及的这种反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哲学语言通常具有概括性，它回答的是关于我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问题。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时人们认为哲学遥远、抽象、不切实际，是“坐着和思考”，而不是“亲眼去看看”。一般来说，我们需要预先假定大量的东西，以便能够继续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科学家们如果持续不断地询问关于科学知识构成的基本问题，他们就无法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质疑我们的基本信仰，我们也无法继续我们的生活。停下来思考我们的活动的根本性前提会干扰我们的活动。在哲学反思中，我们必须从日常活动中抽身，以思考基本框架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与日常生活完全无关。在影片《柏林苍穹下》中，天使们拥有这种超人类的能力，能够脱离日常活动，毫不费力地在空中飘来飘去，但是代价就是仅仅沦为纯粹的观察者，只是记录下下面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索尔维格·多马尔坦饰演的马戏团吊秋千演员玛瑞安的心事引来了丹密尔的同情，丹密尔渴望能够克服自己与生命的脱离，“决

意冒险”，成为人类。他认识到，这意味着生命过了一半，会遭受折磨和死亡。但是这也意味着参与生命及其存在，只有到了那时候他本人才能够经历孩童对世界之奇妙的感觉。到了最后，无论哲学看起来有多么抽象、不切实际，哲学始终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它总是与我们的日常活动有着间接的关系，因为它与支撑和构建这些日常活动的前提有关联。

在认真考虑我们的原则与日常活动的前提时，哲学反思探讨了思想与行动已经存在的框架。但是哲学也产生了预测性的视角，确认了自己的宏大理论，为思考这个世界、理解知识和自我以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存在制订了框架。哲学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世界观，是一种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和自我的综合方式。当我们弄明白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作品时，我们就会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自我。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级学科，是所有其他学科的起源。早在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独立学科出现之前，哲学就已经对现实的本质、自我和人类社会适当形式等问题有了许多大胆的思考。这些学科脱离哲学，组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这意味着，它们已经接管了以前仅仅属于哲学领地的区域。比如说，要弄清楚物质状态的最终本性，我们现在更有可能会求助于物理学而不是哲学。然而，仍然有一些领域主要是哲学家所关注的，如逻辑、认识论、道德和美学等。正如我们所见，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独立学科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哲学认真地审视了哲学想当然的基本假设。

需要强调一点，在重要的反思活动中，哲学并不能独善其身。哲学反思包括认真考虑哲学本身对世界的描述。自古希腊以来，哲人们对知识的范围和局限、自我的本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适当形式等等有一系列哲学描述。这些并未成为古董，今天还继续影响当前的哲学

思维。它们提出了基本问题，识别重要的问题，提出具有影响力的答案，形成了立场。即使我们不再重新思考或者否定这些立场，我们仍然会把这些立场计算在内。因此，对知识、自我或者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主题进行哲学思考，就不能在真空中进行也不能完全从头开始，而是要从这些领域的哲学思维的漫长历史开始。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新的哲学理论是从批判、否定或者重塑较早的哲学立场出现的；这些新理论将反过来成为批判、否认或者重塑的焦点。哲学史本身可以被视作正在进行的批评、争议、论证和重塑的过程，是正在进行的对话。如果是这样，它是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对话。

那么，哲学总体而言可被视为对我们思考世界和自我的基本框架的反思。它既认真审视了现有的思维框架，又在创造新框架方面发挥作用。从这种哲学质疑和反思中，又产生了审视情境的总体方式以及对世界和我们自我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与此同时，哲学极少会给出问题的最终答案。出现的每个哲学理论反过来受到严格审查；或许到最后，这一认真质疑比给出最终答案更重要；哲学历来不仅仅是要学习的一套教义，或者重复的思想。“做哲学”最重要的是哲学化，去思考事情，而不是想当然。这引导我们去关注哲学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拒绝指当然进行独立思考、保持批判精神，对我们的认知独立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哲学反思，我们不仅仅是从总体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里会看到的那样，哲学反思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与我们的自由联系在一起。

本书概述

本书的章节是按照哲学关注的几大领域进行划分的：知识、自我、道德、社会和政治存在。每一章对应一个特定领域，涉及与这

一领域相关的疑问和问题，大致上按照历史顺序提出西方思想中的主要哲学理论或观点。总体上说，每一章的出发点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观点——直到现在，他率先提出的许多问题仍是哲学界热议的话题，接着我们将参考中世纪的哲学，以及从基督主导的世界观如何看待事物。最后我们会把目光转向现代哲学，也就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思维是从17世纪左右开始形成的，从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始，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物。当代思想家和批评家的观点也贯彻始终。

至于要讨论的哲学主题和问题，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研究知识本质、我们如何获取知识以及知识的范围和局限等问题。我们将研究一些立场和观点，这些立场的提出是为了给出这种问题的答案，是在哲学的认识论时代形成的。第二章将转向我们对自我的了解，讨论与自我和个人身份有关的问题，比如说：自我的本质是什么？理性与激情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冲突吗？身体中的自我容易辨识出来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什么使“我”成为“我”？许多问题是在心灵哲学中进行探讨的。在第三章中，我们仍将从自我开始，以便思考关于我们在世界中将如何行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与别人打交道，我们将如何生活，事实上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心存道义的问题。一般来说，伦理学会讨论这些问题。

在第四章，我们将更进一步，从关乎个人道德的问题迈进到关乎我们在一个较大社会秩序中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来说是在社会和政治哲学中解决。在这里，我们将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治力量的概念等问题。在第五章，我们将转向从当代社会和

政治存在的重要方面产生的问题：科技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构建我们的未来方面，科技也会发挥重大作用。与此有关的问题包括科学活动的道德影响，技术是否令我们异化或非人格化，以及像基因工程这样的新技术造成的影响，等等。最后，在研究了关于知识、自我、道德、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存在之后，我们将在第六章转向对思维方式的重要评估。这将包括研究论点本质、谬论以及可能会妨碍好论点、健康思维的其他问题。

本书并不是对哲学思想的全面调查。事实上，远非如此。我尽可能地让自己局限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哲学理论领域，避开涉及专业化学科——如科学哲学——的哲学思想。本书也没有讨论每一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在这样的一小卷书里，有选择性当然是有必要的。在讨论中提及的影片也是如此。不可能提及每一部从哲学上而言十分有趣或有用的影片。与此同时，此书是第二版，它保留了第一版的总体结构，我还增加了哲学内容，把第一版中没有提及的著名哲学家包括进来，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我还利用这一机会把新影片融入讨论之中，既包括旧一些影片，也包括一些在首版面市之后出现的影片。

至于讨论的影片，正如前面所说，至少从四个方面电影可以与哲学主题联系起来，因此能够服务于我的目的。首先，影片提供的一些场景虽然不一定利用或者假设哲学理念和立场，但可以用来阐述和讨论哲学问题。一个例子是《十二怒汉》（西德尼·吕美特 执导）。此片不仅可以用来讨论真理和相对主义，而且还可以讨论非形式谬误。其次，一部影片或许拥有从哲学上而言有趣的假设，如《天魔无缝》（大卫·西格尔和斯科特·迈克吉联合执导）看上去依赖于一个所谓的二元论哲学观点。再次，影片或许在某个方面明确阐释了哲学。这可以有多种形式。影片可以把特别的哲学家及其作品作为主